

21世纪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学类)

当代普通教育学

DANDAI PUTONG
JIAOYUXUE

张道祥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总顾问：张晋峰

21世纪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学类)

当代普通教育学

主编：张道祥

副主编：陈秀珍 孔令桐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孔令桐 王晓丽 石美萍

何秀国 张道祥 陈秀珍

赵昌武 腾 辉 颜廷凤

魏青云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普通教育学/张道祥主编.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5601-3543-9

I. 当... II. 张... III. 普通教育—教育学 IV. G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2028 号

21 世纪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教育学类)

当代普通教育学

张道祥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张显吉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安徽省蚌埠市广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 22.25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8 千字

印数: 1—3500 册

ISBN 7-5601-3543-9

定价: 28.00 元

编审说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的未来。振兴教育，培养专业教育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师范教育的重点。教师职业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它的专门性体现在教育上。教育理论素养是教师专业化的核心内容；加强教育理论的学习，已成为世界各国促进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学课程的成功与否，对教师的素质有很大的影响。而教育学教材是教育学课程的依托，是教师的“启蒙读物”，是教师教育的“奠基工程”。因此，编写一本好的教育学教材，是多年来教育学研究人员孜孜以求的。我们认为，编一本好教材的关键是对它要有科学的定位。我们这部《当代普通教育学》就是师范教育中一门旨在培养师范生教育理念和初步教育教学素质的基础课教材。

一本规范化的教材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本书编写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力求凸显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面性

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学计划中必修课的教育学，是一门基础性课程，其目的是要让学生对教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有一全景式的认识。因此，本书注重知识的基础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对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涉及到教育本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发展、教育评价、教育中的诸要素（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二、前沿性

本书命名为“当代普通教育学”，在编写过程中为彰显“当代教育”这一价值概念，作者吸收了国内外最新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丰富了教育学的内容，拓展了教育学的研究视域，克服了教育学教材内容陈旧、观点保守和“新瓶装旧酒”的问题。这样做，一是可以使学习者了解理论和学术上的新成果；二是可以培养他们学习理论的勇气、创新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学术胸怀。如，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理念以及今后课程改革趋势的介绍；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关系的探讨；通过多角度渗透“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思想意识等。

三、现实性

一是关注基础教育改革和社会生活实际，直面应对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使教育从游离生活的知性范式转向以有意义的生活

为基础的生活范式,使学习者真切地感受到教育学不是冷冰冰的科学,学习教育学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快乐的、有意义的。二是注重教育技能的培养,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教师角色应如何转变,班主任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展班级工作等。

四、多元性

作者根据“守正出新”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学术争论和流派歧异等问题,尽可能地介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广泛采纳各种学派的真知灼见,力求融会贯通,启迪思考,让学生分析、探究,避免明显武断的、上纲上线式的评论,尊重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倡破除迷信、崇尚真理的态度。如,对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文化再生产、课程即社会改造的过程等不同课程定义的介绍等。

五、新颖性

本书吸收了国内外教材编写的优点,在每章中都插入阅读材料,提供相关知识背景,拓宽学生知识面。同时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如,对当代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的思想流派,特别是对21世纪以来国内外教育科研领域取得的先进成果作了必要的介绍,向学习者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参考信息。

六、可读性

在撰文著述日益讲究复杂术语的今天,对本书的文字作者力求通顺、流畅,讲平常话,深入浅出,不刻意追求高深,尽量用一些普通、平常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作者认为,教材文字表达应该有中国的作风和中国气派,相信真理是简单明白的。

本书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全书由张道祥拟定编写提纲,经过反复多次讨论,所有参编人员对当代普通教育学的理解达成了共识。参编人员所编的章节(按照章节先后为序)如下:张道祥(第一、七、八章);孔令桐(第二章);陈秀珍(第三、十四章);何秀国(第四章);赵昌武(第五章);石美萍(第六章);滕辉(第九章);王晓丽(第十、十一章);颜廷凤(第十二章);魏青云(第十三章)。最后由张道祥、陈秀珍、王晓丽、孔令桐统稿和定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借鉴、参阅和引用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在此谨对这些成果的著作权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作者所在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出版社责任编辑对本书书稿提出了具体、实际的指导和修订,曹占东副教授为本书的出版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提供了许多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经审定,本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公共课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系)专业课教材,还可为广大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使用时书中个别章节可根据教学实际酌情选学。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不妥之处必定存在,诚恳希望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专家们不吝指教,也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匡正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愿以此与本书的全体编者共勉,以表达我们对编写一部精品教育学理论教材的不懈追求。

21世纪高等教育规划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2006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5)
第三节 学习和研究教育学的意义和方法	(16)
第二章 教育基本原理	(22)
第一节 教育的本质	(22)
第二节 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25)
第三节 教育的基本规律	(31)
第三章 教师与学生	(48)
第一节 教 师	(48)
第二节 学 生	(60)
第三节 师生关系	(65)
第四章 教育目的	(71)
第一节 教育目的概述	(71)
第二节 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77)
第三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	(80)
第四节 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	(85)
第五章 学制与教育体制	(95)
第一节 学校教育制度及其改革	(95)
第二节 教育体制及其改革.....	(103)
第六章 课程论	(115)
第一节 课程与课程论.....	(115)
第二节 课程的组织.....	(117)
第三节 课程改革.....	(131)
第七章 教学工作(上).....	(138)
第一节 教学的意义和任务.....	(138)
第二节 教学过程.....	(141)
第三节 教学原则	(154)

第八章 教学工作(下).....	(165)
第一节 教学方法.....	(165)
第二节 教学组织形式.....	(181)
第三节 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	(188)
第九章 德育原理.....	(198)
第一节 德育概述.....	(198)
第二节 德育过程.....	(209)
第三节 德育原则.....	(213)
第四节 德育的途径、方法和德育模式	(223)
第十章 课外教育工作.....	(236)
第一节 课外教育工作概述.....	(236)
第二节 课外教育工作的内容.....	(240)
第三节 课外教育网络.....	(253)
第十一章 班主任工作.....	(257)
第一节 班主任工作概述.....	(257)
第二节 班主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	(261)
第十二章 学校管理.....	(278)
第一节 学校管理概述.....	(278)
第二节 学校管理过程.....	(284)
第三节 学校管理的原则与方法.....	(288)
第十三章 教育评价.....	(296)
第一节 教育评价的一般理论.....	(296)
第二节 学生评价.....	(301)
第三节 教师评价.....	(312)
第四节 学校评价.....	(315)
第十四章 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	(318)
第一节 教育科学的研究概述.....	(318)
第二节 教育科学的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立项.....	(321)
第三节 教育科学的研究的基本方法.....	(327)
第四节 资料的整理分析与成果的表述.....	(336)
参考文献.....	(344)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一、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是科学的根本特征，是范畴概念的确立依据。毛泽东在其著作《矛盾论》中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每一门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演绎出不同的范畴概念，构建起不同的理论体系。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同样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研究领域。那么，什么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呢？

日本的田浦武雄说：“对教育进行学术性研究并综合成一个理论体系，这就是教育学。”法国的贝斯特说：“教育学……既是教育的科学，又是教育的艺术。但是，法国的语言通常不允许用一个词既表示一种艺术又表示与艺术相对应的科学，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因此，我直接把教育学定义为教育的科学，为什么教育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因为……教育学的本质中更多的是理论分析，而不是活动过程本身，教育学通过理论分析来发现、评价和协调这些过程。”苏联的斯皮库诺夫说：“教育学是关于专门组织的、有目的的和系统的培养人的活动的科学，是关于教育、教养和教学的内容、方式和方法的科学。”美国的亨德森说：“教育学通常被理解为教的科学和艺术。”

从语源上看，教育(pedagogy)一词是从希腊语 pedagogue，即“教仆”派生而来的。古希腊把照料、陪送年幼奴隶主子弟来往于学校，并帮助他们携带学习用品的奴隶称为教仆。可见，教育学就是如何照管儿童的学问。现在，在英语国家中，教育学已由过去使用 pedagogy 逐渐转向了使用 education 一词，教育(education)和教育学(pedagogy)几乎成了同义词，甚至已由 education 取代了 pedagogy。不过在欧洲地区，两词仍区别使用：把“教育”理解为对儿童的培养过程，把“教育学”理解为研究教育儿童的学问。

在我国，无论是教育工具书还是教科书，对教育学的定义几乎是一致的，

即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指人类各种教育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教育现象有三个规定性：(1)教育现象是一种可以感知、可以认识的古今中外已经存在或正存在于现实的存在物；(2)教育现象是教育实践的表现物，或正从事着的教育实践，它包括各种形式、各种类型、各种模式的教育事实、教育活动、教育问题、教育理论研究等；(3)教育现象是以教与学为主体形式的客观存在，不以教与学为主体形式的活动便不能称之为教育活动，与之相应，也就不能称其为教育现象。

人类的教育活动发展至今，有各种各样的外在形式。概括地说，可从两个维度加以说明。从纵向上看，有落后原始的原始教育现象，有以四大文明古国为核心的古代教育现象。1640年英国兴起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人类生产由过去的手工操作飞跃为采用半机械化的形式进行生产，继而便产生了近代社会、近代教育、现代社会、现代教育乃至今天的当代教育现象。从横向上看，其形式有：(1)学校教育，即在学校中进行的各级各类教育。特点是：有固定的场所、专门的教师和一定数量的学生，有一定的培养目标、管理制度和规定的教育内容。(2)家庭教育，即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教育，通常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家庭成员进行的教育。家庭教育是社会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作用：奠基性、感染性、针对性、长期性、灵活性、社会性。(3)社会教育。广义的社会教育指旨在有意识地培养人、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活动；狭义的社会教育指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实施的教育。现代社会教育有两大类，一是校外儿童教育机构，二是校外成人文化教育机构。(4)自我教育，指人们自我组织的自学活动和设施以及自省、自修行为。(5)自然形态的教育，指渗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口授心传生产、生活经验的现象。

教育规律是教育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教育活动不仅有其历史性，而且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进行的。教育中有很多矛盾、很多规律。但从根本上看，贯穿教育活动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关系，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之间的矛盾或关系。教育中方方面面的矛盾或关系都是由此派生出去，最终又复归到这两个基本规律中的。派生的规律是具体的规律、微观的规律。教育学既要研究教育的基本规律，又要研究派生的规律。

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是有区别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是教育规律的正确反映，与教育学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是不同的。“一种是科学规律，它反映自然界或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过程；另一种是政府颁发的法律，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两种东西是绝不能混为一谈的。”教育学所研究的主要的是教育的客观规律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工作的基本原理、内容、方法等。如果把教育学等同于教育方针、政策，就会妨碍我们去探讨教育的客观规律，妨碍我们按教育的客观规律搞好教育工作。

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一般教育的实践经验也是有区别的。诚然，教育学是教育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离开实践经验，教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不少教育实践经验往往只是反映教育过程表面的、局部的，并带有一定偶然性的现象，而教育学则反映教育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如果把教育学等同于教育经验、方法的汇编，我们必将得不到对教育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必将使我们的实际工作得不到理论指导。

二、教育学的学科分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和技术都在飞速发展，生产也开始了现代化。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也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

教育学的现代化，既反映在指导思想的科学化和研究深度、广度的拓展，而且也表现在学科体系的变革和学科的分化。现今的教育科学领域虽然已呈现出一派发展的新景象，然而作为教育基本学科的教育学却仍然看不出什么新变化。教育学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出现以来，迄今已有 360 多年。时代在不断变迁，教育理论也有了深化发展，但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却一直没有发生改变，依旧是包揽一切的教育学科。这集中反映在：第一，直到现在还都普遍地把教育学既看做是理论学科，又看做是应用学科。要求教育学不仅要回答什么是教育，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要回答教什么和怎么教，掌握具体的教育、教学的技巧和本领。第二，教育学的内容包揽了教育活动过程的一切，既有教育基本理论的阐述，又有教学、德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研究，更包括学校管理的知识。教育学既要研究教育的一般理论，又要传授教育、教学的实践技能，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所以，长期以来对教育学属于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教育学应在理论方面发展还是在实用上下工夫，一直争论不休。教育学从理论方面加深，便被责难为“脱离实际”；从实际应用方面拓宽，则又被说成是“教师手册”，弄得教育学无所适从。

学科的分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科学的研究的不断分化表现出来的。科学在分化的基础上渐次开始了综合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综合化的趋势几乎占了主要地位。当今科学的分化，实际上成了科学综合化趋势的一种发展形式。

从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教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在科学史上它是从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较晚的一门学科。其他科学在近现代已完成了自身的分化,而教育学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分化,因而迄今为止这门学科也缺乏新的综合基础。教育学在科学史上的发展是落后的。其实教育学当它从哲学中独立的时候起,便展现出分化的趋势。赫尔巴特在创立教育学体系时,就意识到理论与应用的分化问题。因此他把教育学划分为“教育学的基础”和“一般教育学”(方法论)以及教育技能(教育学的特殊方面)三部分。

继赫尔巴特之后,赖因发展了教育学体系。他把教育学划分为历史的教育学和系统教育学两部分,而在系统教育学中又划分出基础论和实际论两大分支。赖因的划分明显是把应用教育学划分为实际论部分,然而同时又承认属于理论教育学。其实,赖因不了解学科分支的划分都是相对的划分,而不是绝对的。所谓理论学科并不排除应用成分,而应用学科也不否定其理论性的一面。正如理论、应用、技术三者的关系,理论方面有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术理论。同样,技术也有实验技术、应用技术和生产技术。因此,应用学科也有理论,但只不过是应用理论。不能认为划分为应用学科就是否定了其理论价值,或者是划分为理论学科,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赫尔巴特和赖因虽然还没有把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学科明确划分出来,但在教育学的初创时期,他们已预感到分科的趋势,这已经是非常宝贵的了。其实在教育学刚刚独立初期,要求教育学的再划分也是不实际的。只有当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再划分的可能性时,才会把理想变成实际。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教育理论与实践自身也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些都为教育学的分化和综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发展形势下,我们如果仍再坚持教育学无分化的综合,使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性质混同,这样必将阻碍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今教育学的新学科如雨后春笋,纷繁呈现,为实现教育学的新发展创立了有利条件。教育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对教育学进行新的科学划分的时候了。

教育学应如何划分呢?恩格斯曾提出了科学分类的原则,就是按照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及其固有次序来进行分类和排列。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恩格斯成功地把科学分类的客观性原则同发展原则有机统一起来了。恩格斯的这一分类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把握科学和学科体系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指导思想。

纵观科学的发展,无论如何分化,从门类结构(即一级结构)上看,都不外是基础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三大部分。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

是一样。根据这一点，教育学从一级结构上看也应是分为教育学基础理论科学、教育应用科学和教育技术科学三大分支。教育学基础理论（过去人们习惯称为总论、概论、原理）应当独立为基础理论学科。教学论、德育原理、学校管理学等均应划为应用学科。科学的应用须通过技术，所以教育方面的各科教学法、教育技术学等作为教育技术学科也就成为教育学的另一个大的分支。这样，教育学的各门学科性质也就明确了。教育学基础理论是基础理论学科。教学论、德育原理以及学校管理学等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应用学科，它们将要创立各自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以指导教育实践。这样就可以避免从前那种由于学科性质混淆不清，而常常发生用基础理论来代替各自学科特点的弊端，从而使教育学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第二节 教育学的发展历程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教育学也不例外。从原始教育的产生到教育学的萌芽，从教育学独立体系的形成到科学教育学的发展，其间从孕育到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教育经验的丰富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类的经验很简单，没有科学，也没有教育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产生了文字，出现了学校，人们的教育经验逐渐丰富，教育工作日益复杂，越来越需要对教育工作进行研究，对教育经验加以总结，这样就逐渐产生了教育学。

关于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方法。这里我们选择国内较为流行的观点，把教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相对划分成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一) 教育学的萌芽

教育学的萌芽阶段是指自从教育成为人类独立的社会活动之后，伴随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教育经验的日益增多，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开始对教育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并在他们的政治、哲学等思想中对教育问题进行论述和说明的阶段。如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荀子、朱熹，西方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人，他们在阐述各种社会现象的同时阐述了教育现象，他们在提出其哲学、政治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教育

观点。

在中国，这个时期大致有三四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教育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尚书》、《周易》等古籍中保留了一些上古时期的教育思想外，从春秋战国诸子蜂起，一直到明末清初的颜元、王夫之等，均有不少有关教育的思想言论留于后世，成为中国传统精神文明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反映古代教育思想的代表性著作，首先是记述孔子（前 551～前 479）教育思想观点的《论语》。《论语》是孔子弟子对孔子与其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对孔子教育思想有非常具体的记载。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教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学而时习之”的学习结合，“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学行结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以身作则以及因材施教等。这些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学记》，它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它大约出现在战国末期，是儒家思孟学派撰写的，比外国最早的教育著作、古代罗马帝国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 35～96 年）写的《论演说家的教育》（这本书大约写于公元 90 年前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 1415 年在瑞士圣·高尓女修道院藏书楼，被著名的古籍搜集家波尔齐奥·布拉秋利尼发现。有的译为《演说术原理》、《雄辩术原理》）一书还早三百多年。《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经验和儒家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全书虽只有 1229 个字，却对教育的作用、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和视导制度、教育和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如“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不陵节而施”，“长善而救其失”，“禁于未发”，“教学相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规律，成为千古传诵的教育格言，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教育著作，像韩愈的《师说》、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语录》、颜元的《存学篇》等，对师生关系、如何读书与学习，都作有精湛的论述。

我国丰富的教育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我们应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今日的教育服务。

在欧洲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遗产中，也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如柏拉图（Platon，前 427～前 347 年）的《理想国》，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育》，都是欧洲古代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总结了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经验，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教育制度，规定了不同阶级的人的不同的教育内容。亚里士多德是最早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阶段，进行德、智、体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家。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教

育》，更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有关儿童教育的问题，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研究教学法的书。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均是作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或政治思想中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反映其教育思想的理论观点多混杂在他们的政治、伦理、哲学等著作当中，对教育经验的大量论述，多是现象的描述和自我经验的概括总结，缺少独立的科学命题和理论范畴。

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当时的教育学还没有从哲学、政治等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因而在科学分类中也就没有它的位置，因而只可以说是教育学的萌芽或雏形。

（二）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

教育学在科学分类中没有独立地位的历史状态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才宣告结束。17 世纪以后，在西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教育实践的丰富，教育经验的积累，人们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教育学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许多教育家纷纷阐明他们的教育主张，出现了许多体系比较完整的教育学著作。教育学开始从哲学和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根据已有的资料考察，最先提出教育学这个概念的，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培根在 1623 年撰写了《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书，对“各种科学作了百科全书那样广博的观测”，并且按照科学的内在特点，对不同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知识范围进行了认真考察。其中，他把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开列出来，认为是关于“指导阅读”的学问。从此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培根将教育学分类出来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 1632 年，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J. A. Comenius, 1592~1670)撰写了《大教学论》(又译为《大教授学》、《大教育学》)。这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可以称为“学”的第一部教育学著作。这部名著的宗旨是为了“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张建立适应学生年龄特征的学校教育制度，论证了班级授课制度，规定了广泛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教学的便利性、彻底性与迅捷性的原则，高度评价了教师的职业，强调了教师的作用。这些主张，在反对封建教育，建立新的教育科学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开掘了对教育学这门科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先河，初步勾勒了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和知识框架。一般认为这是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开始。

嗣后，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有英国洛克(J. Locke, 1632~1704)的《教育漫话》，法国卢梭(J. J. Rousseau, 1712~1778)的《爱弥儿》，法国爱尔维修(C. A. Helvetius, 1715~1771)的《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瑞士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 1746~1827)的《林哈德与葛笃德》，德国福禄倍尔(F. Froebel, 1782~1852)的《人的教育》，英国斯宾塞(H. Spencer, 1820~1903)的《教育论》等，都可以算做教育学形成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

完整教育学体系的创立者是德国教育理论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 1776~1841)。赫尔巴特“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尤其是对教育之科学化，有着莫大的贡献”。180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学》被看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标志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代表著作。因为在这本书中，不仅包括了管理、教学和训练等几个部分，较全面地论述了教育中德、智、体各育的一些根本问题，体系比较完整；而且从其理论基础来看，包括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基础较为殷实，并以心理学为基础论述了教学过程及其方法等问题。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讲授，最早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I. Kant, 1724~1804)。他于1776年在德国哥尼斯堡大学的哲学讲座中讲授了教育学。继康德之后，对教育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便是赫尔巴特。赫尔巴特是继康德开设教育学讲座之后，最早系统讲授教育学这门学科的。为此，在西方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看做是系统的教育学专著，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视为“传统教育派”的代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出现了新教育思潮，美国出现了进步教育运动。这些教育理论和主张作为资产阶级教育革新运动的一股思潮，其共同特点是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主张学生中心、活动中心和社会中心。当时，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实验方法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的广泛应用，于是出现了实验教育学。其代表人物在德国有赖因(W. Rein, 1847~1929)、梅伊曼(E. Meumann, 1862~1915)，在美国有杜威(J. Dewey, 1859~1952)、桑代克(E. Thorndike, 1874~1949)等。在这个时期内，影响较大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西欧“进步教育”结合为一体，以反对传统教育为名，组成了一个新的教育流派。他们主张以儿童中心代替教师中心，以活动课程代替分科教学，他们批判传统教育脱离学生生活实际，不顾学生兴趣和需要等问题，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口号，构成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完整体系，成为“现代教育派”的代表。资产阶级教育革新运动代表了教育学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瑞典教育家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1909)、法国E. 德莫林的《新教育》(1898)、美国教育家J. 杜威的《民主主义与

教育》(1916)以及意大利教育家 M. 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1936)等,都是这个教育思潮的代表作。

资产阶级教育家经过长达三百多年的努力,把教育学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分化,新的教育学科也在不断地出现。对教育问题的论述,逐渐从现象的描述过渡到理论的说明,重视了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天性,开始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论述教学问题。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局限,始终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对理论的论证方法还是依靠与自然现象类比,采用思辨式的演绎和推理,未能运用实证和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因而,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从其整体来说,从其思想体系来看,始终没有达到真正科学化的地步。

(三)科学教育学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开创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对于教育科学来说,同样是一个新的开端——使教育学走向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教育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使教育上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诸如教育的本质、作用,教育的目的、任务,教育、环境与人的发展等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论证。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亲自对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如教育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资产阶级教育观念和理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工人阶级子弟争取受教育权进行斗争,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设想和预见等,给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保证了教育内容的高度科学性。列宁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国初草拟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有关教育的条文和《青年团的任务》等著名演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宝贵财富。这些论著有:克鲁普斯卡娅的《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1917)、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948)、马卡连柯的《教育诗》(1935)、凯洛夫的《教育学》(1939)等。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和战友,根据列宁的指示编著的《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被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教育学和教育史的第一本书。

加里宁,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对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发表过许多演讲和论述,汇编成《论共产主义教育》。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目的,重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教师的作用进行了